



秘而不宣的使命

—— 乌梁海纪行

C. P. 明茨洛夫著

务印书馆

3

研究所

秘而不宣的使命

——乌梁海纪行

〔俄〕C. P. 明茨洛夫 著

马曼丽 译

郝建恒 吴吉康 校

商务印书馆

1982年·北京

С.Р. Минцлов
СЕКРЕТНОЕ ПОЛУЧЕНИ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Урянхай)

Сибирское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ига 1915

据俄国里加西伯利亚图书出版社 1915 年版翻译

2016/05

秘而不宣的使命

——乌梁海纪行

〔俄〕С.Р.明茨洛夫著

马曼丽译

郝建恒 吴吉康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531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册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77千

印张8 3/4

定价：0.93元

《秘而不宣的使命》中译本序言

《秘而不宣的使命》一书1915年由俄国里加西伯利亚图书出版社出版。作者明茨洛夫原是俄国土地规划和农耕总局的特殊使命官。本书是这个沙俄间谍以“考古”为名，潜入唐努乌梁海执行“秘密”任务后所写的一篇考察报告。他还写有以《乌梁海边区古代遗迹》为题的考古作品等。

1911年10月，中国辛亥革命爆发，沙俄乘机策动外蒙古一小撮封建王公、活佛“独立”，接着就将其纳入沙俄殖民的轨道。与此同时，积极加强对我国乌梁海地区的殖民侵略活动，力图直接吞并这一地区。1914年初，沙皇政府决定“俄国政府对乌梁海居民实行保护”^①。为完成这一侵略使命，沙俄移民局于1914年4月，派遣明茨洛夫前往乌梁海。他伪装成一个“与政府毫不相干的人”^②，其实是“军事机关和非军事机关的间谍人员”^③，他“表面上似乎是为了完成科学（考古）任务，而实际上是在执行俄国政府所给与的秘密使命”。^④

明茨洛夫肩负的“秘而不宣的使命”是什么呢？他自己明

① 卡鲍：《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苏联国家社会经济出版社1934年版，第177页。

② 原书第6页。

③ 卡鲍：《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第51页。

④ 卡鲍：《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第134页。

确供认,那就是“详细了解这个边区,查明它的自然条件、土地状况、人口、地下矿藏以及适宜于移民的程度”,^①以便有计划地对这个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殖民活动;而在时机成熟时,就可以公开宣布,直接吞并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从5月到8月,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明茨洛夫跑遍了整个乌梁海地区,搜集了第一手情报资料,写出了这本考察报告——《秘而不宣的使命》,为沙俄吞并我国的神圣领土——乌梁海地区出谋划策。

人所共知,乌梁海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国历届政府都在此派官设府,征收赋税,行使主权。远的不说,在公元647年(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唐朝政府在大漠以北直至南西伯利亚地区,按原有十三部的领域设置六都督府、七州;府置都督,州置刺史。其中回纥部设瀚海都督府,居住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都播(或作都波,今称图瓦)部,属于瀚海都督府管辖。接着,唐朝曾在故单于台(即今喀喇·巴尔夏逊)设置燕然都护府,总管六府七州,以扬州司马李素立为都护。公元648年(贞观二十二年),唐朝又在都波部以北的结骨部(黠戛斯)设置坚昆都督府,也隶属于燕然都护府,都护府则隶属于关内道,整个唐努乌梁海地区都受唐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②。1270年(元世祖至元七年),忽必烈在西伯利亚南部和乌梁海广大地区派设吉利吉思、懋合纳、谦州、益兰州等处断事官,“以比古之都护”,以汴梁人刘好礼任之,归岭北行中书省管辖^③。1686年(清圣祖康熙二十五年),清朝政府授扎萨克

① 原书第6页。

② 《新唐书》卷217,回鹘列传第142,上、下。

③ 《元史》卷63,志第15,地理6;《文史》卷167,列传卷54,刘好礼传。

图汗部和托辉特人根敦以扎萨克头衔，管理唐努乌梁海。1705年根敦死，其子博贝承袭唐努乌梁海扎萨克辅国公。1709年，清政府又授和托辉特人纳玛琳藏布为扎萨克一等台吉，命他协助博贝，共同管理唐努乌梁海^①。1727年，中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其中明文规定，两国以萨彦岭为界，唐努乌梁海地区为中国领土，归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管辖。

在这部书里，明茨洛夫有意回避乌梁海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历史事实，但在字里行间仍然不得不承认乌梁海地区长期以来是在中国政府行政管辖之下。他写道：“刚刚脱离中国的索约特人（乌梁海——图瓦人民）至今还远没有确信，乌梁海土地……不是中国的土地。”^②他还承认，由于唐努乌梁海人民和中原人民有着源远流长的政治经济联系，当地诺颜们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的官员”，因此，诺颜们对清朝政府的“红色顶珠”、“华美的袍服”等封赐官爵的象征，极其珍视。“克穆奇克的诺颜，为了得到官帽上的一颗红色顶珠，就给中国人送了两万卢布。”^③这就充分说明，在1914年，沙俄肩负秘密侵略使命的官方人员也无法否认，唐努乌梁海地区历来是中国的领土。

唐努乌梁海地区是中国北部边疆上十分富饶的地方。那里山峦重叠，森林密布，出产珍贵皮毛，适于狩猎；那里地下矿产蕴藏丰富，特别是盛产黄金；叶尼塞河发源于此地，支流遍布，沿河一带土地肥沃，水草丰盛，适于放牧，也宜于农耕。沙

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5，征乌梁海述略。

② 原书第114页。

③ 原书第268页。

俄侵略者对此早已垂涎欲滴，妄图攫为己有。明茨洛夫直认不讳地写道：“据传乌梁海的土地和群山极为富饶，……因此很自然，边境当局便产生了把它并入俄国的想法，……整个内阁都同意这一想法。”^①为了吞并这一地区，沙皇政府派遣明茨洛夫到该地作了三个月的实地调查，他证实这里确实是沙俄侵略者的“宝地”。明茨洛夫在本写中写道：“乌梁海的黄金蕴藏量极大，……每一普特可提供四十八特尼克的黄金。”有的金矿的含金量更高，每普特金矿“含金量高达一俄磅”。^②不仅如此，“此地的金矿还伴生有银、铂和铀。铀是非常稀少的，市价比铂还高一倍左右。每立方米（一千二百普特）铀矿岩，含量可达二十五‘多俩’。”^③明茨洛夫继续写道：在叶尼塞河谷地一带，“长满着古老的原始森林，是多种野兽出没之地，这个寒冷而荒凉的地区是猎人们的宝地，”而且“它也会成为农耕者的宝地，因为这一带的许多谷地，象伊河、塔拉克木河等河的谷地一样，全是黑土，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不需要人工灌溉。”^④

明茨洛夫还写道：“宽广辽阔的土地，仍然到处是荒漠连片，有待人们去开拓，”^⑤是安置俄国“过剩人口的好地方。”^⑥一语道破了沙皇政府吞并这个地区的迫不及待的心情。

沙俄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侵略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十七

① 原书第6页。

② 原书第199页。

③ 原书第192页。

④ 原书第182页。

⑤ 原书第228页。

⑥ 原书第186页。

世纪初，它的侵略魔爪就伸进了这个地区。十八世纪初，沙俄开始向这里输入商品。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后，沙俄对该地的侵略猖獗起来。到二十世纪初，俄国的商品差不多垄断了整个乌梁海的市场。更为严重的是，沙俄在对乌梁海进行经济侵略的同时，又加紧进行殖民活动，时刻企图在政治上予以兼并。

1911年10月，中国发生辛亥革命，政局动荡。沙俄认为兼并乌梁海地区的时机已到，在策动外蒙古“独立”的同时，作出了吞并这一地区的决策。1912年2月15日（28日），沙皇尼古拉二世亲自批示说：“朕完全同意北京代办的意见。从讨论乌梁海边区的问题时起，已逾时三月有余，中国发生了一些巨大变化，我们必须更加积极地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们在沿中国边界的任何地方都不能为自己捞到好处。请回忆我们占领阿穆尔边区的历史。”^①遵循沙皇的旨意，1914年初，沙俄政府悍然决定：“俄国政府对乌梁海居民实行保护。”^②同时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明目张胆地侵占中国的这一块神圣领土。

沙俄侵占唐努乌梁海地区采取的侵略手段是十分阴险毒辣的，这就是：首先，用“帮助”的办法，积极鼓励和推动沙俄商民大规模移民，通过移民强占乌梁海人民的土地、森林、水流和矿藏。同时，通过移民用不等价交换和欺骗性的高利贷活动掠夺财富，在移民中培植富农和资本家，从而把当地人民变成沙俄富农和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建立起实质性的殖民统治。明茨洛夫直认不讳地写道，应当“把俄国人不声不响地

①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75页，注1。

② 卡鲍：《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第217页。

塞满乌梁海边区，以未经许可的方式占有这块土地，”^① “这样，不用政府破费和操心，这个边区很快就会变成俄国的一个强盛而又巩固的边区”^②，然后再公开宣布合并这个地区。为了实现政治上的兼并，“首要的问题是使总管们驯服，把他们由中国的官员变成俄国的地主。”^③ 明茨洛夫在他的报告中建议，对“身孚众望，颇有势力”的罕布喇嘛等人，必须加强笼络和扶植，以便通过这些人去影响和控制乌梁海人民，使其“自愿”“申请加入俄籍”，^④ 从而使沙俄的兼并合法化。这就是沙俄侵略扩张的惯用伎俩，也就是老沙皇及其继承人所标榜的“自愿归并”。这个“自愿归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难从明茨洛夫的著作中找到答案。例如，当乌梁海上层人物中的爱国者反抗沙俄的殖民兼并活动，不肯服从“自愿归并”时，就遭到沙俄侵略者的血腥镇压。早在1908年，唐努乌梁海的克穆奇克地区总管诺颜海都布对沙俄肆无忌惮的殖民活动就进行过反抗。他在清政府乌里雅苏台将军的支持下，命令沙俄移民在三天内全部迁离克穆奇克地区，沙俄于是便撕下和平友好的面纱，明目张胆地出动哥萨克武装侵入唐努乌梁海，对海都布进行血腥镇压，“海都布宁愿自杀”，也绝不屈服。^⑤ 这次抗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却无情地揭穿了沙俄所谓的“自愿归并”，不过是十足的谎言。

① 原书第6页。

② 原书第259页。

③ 原书第268页。

④ 原书第238—239页。

⑤ 原书第265—268页；卡鲍：《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第177—179页。

沙俄对我乌梁海地区的殖民兼并活动是对中国神圣领土主权的公然侵犯，中国历届政府从未予以承认。明茨洛夫的《秘而不宣的使命》一书，正是沙俄非法侵占中国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一份自我招供。

本书系我研究室马曼丽同志所译。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郝建恒同志、兰州大学外语系吴吉康同志协助校核。中译本序言由我研究室杨定名同志执笔，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存宽同志提供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兰州大学历史系中俄关系史研究室

1981年2月14日

目 录

前言.....	3
彼得堡——伊尔库次克.....	4
越过萨彦岭的山隘.....	30
乌辛斯科耶镇。塔斯克勒岭.....	44
乌梁海边区。图兰镇.....	52
索菲亚诺娃庄园。别洛查尔斯克（白沙皇城）.....	59
布卢克和阿塔玛诺夫卡.....	72
阿尔戈利克河谷地。切尔涅维奇的矿地.....	81
丘尔根村.....	102
盐湖。寺院.....	112
在萨利贾克诺颜家作客.....	123
小叶尼塞河。斯普雷金庄园.....	141
山河。在阿尔祖巴伊处。神圣山洞.....	158
大叶尼塞河.....	171
前往波尔瓦托夫矿地.....	184
萨满巫师。索约特人的风俗习惯.....	195
比亚科夫猎品贸易站.....	206
克穆奇克河谷地。诺颜和罕布喇嘛。在索约特人那 里过节。角斗.....	213
开战的消息。扎哈尔·伊凡诺维奇和鲍亚尔斯基的	

猎品贸易站.....	234
在罕布喇嘛那里作客.....	246
别洛查尔斯克的节日。沿叶尼塞河进“界”。石滩.....	255
附录.....	263
一、人名译名对照表	263
二、地名译名对照表	265

前 言

作者在旅行期间所搜集的全部专门资料，已由他分别编入专文。考古资料以《乌梁海边区古代遗迹》为题，刊登在皇家考古学会东方分会会刊第二十二卷中。其他资料综合成为两个报告，其中一个报告作者于1915年在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另一个给了移民局。

书中描附的目测图系波尔瓦托夫工程师测绘的。

西伯利亚图书出版社

彼得堡——伊尔库次克

1914年4月30日

昨天决定了我秘密去乌梁海边区的问题。移民局派我去考察了解这个地区。在5月11日前，我应先到伊尔库次克拜见总督，从那里经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米努辛斯克，然后深入萨彦岭后面的亚洲腹地，前往完全不为人所知的叶尼塞河上游地带。

这些天我翻遍了所能找到的有关乌梁海的一切材料，而这“一切材料”实在是寥寥无几，可见这一地区确实“不为人所知”。可是，完全供我使用的各部门之间来往的密件，却提供了很多资料。乌梁海的情况是这样的：

在中国革命之后，这块面积超过瑞士的神秘土地便成了无主之地：它和中国隔着蒙古沙漠，而蒙古居民敌视乌梁海人。中国没有向乌梁海移民过，那里根本没有汉人。在边区某些地方有私自潜入的俄国移民，但为数不很多。

据传说，乌梁海的土地和群山极为富饶。没有人勘察过这个地区，边境当局自然便产生了把它并入俄国的想法。内阁成员除了沙佐诺夫外，全都同意这一想法。沙佐诺夫建议要极端慎重，并且为了反驳这一边区早在十七世纪就已经归属我国的论据，他举出了无论是各部大臣还是总督克尼亚泽夫都显然不知道的《塔城条约》。根据这项条约，我们从中国

获得了乌苏里边区做为乌梁海边区的补偿。事情告吹了。但是，过了一年，在上个月——3月间，政府采取了一个相当没有把握的步骤：将申请入俄籍的乌梁海人置于俄国的“保护”之下……

反对“入籍”的还是那位沙佐诺夫，他宣称，这种行动会引起各种后果，而且会被列强认为是开始瓜分中国了。索约特人对入俄籍盼望已久，最后有些旗（公国）竟脱离出去，入了蒙古籍。现在——为时已经有些晚了——派我去详细了解这个边区，查明它的自然条件、土壤状况、居民数量、矿藏资源以及适宜于移民的程度。今后，我们的计划就是让俄国人悄悄地占满这一边区，以未经官方许可的方式预先占有它。现在叫我作为一个似乎与政府毫无关系的人，一个对这一地区民族特征和考古感兴趣的学者前往该边区。

我带妻子同去。我们购置了马鞍、驮包、帐篷和旅途用的什物。

5月18日。伊尔库次克。

在满是尘土和闷热的车厢中，经受七昼夜的颠簸之后，今天早晨我同妻子到达伊尔库次克。德米特列夫斯基笑容满面地在车站迎接我。我从彼得堡出发之前，往赤塔给他拍了个电报，他便千里迢迢携同妻子赶来与我们见面。我们下榻于麦特罗波尔。我们的房间紧挨着。

这座城市几乎全是用木头建造的。在一条主要的大街上有相当多的石头房子——还是尼古拉时代的那种扁平箱子式的房子。

用卵石铺过的路只有一条大街和横穿过它的两条街道的一部分。其余所有街道甚至没有铺修过。天气炎热，阵阵微风刮得尘土满城飞扬。各处的人行道都是木板铺成。只有商店林立的这条大街很热闹。其余街道都很萧条，只在有些地方偶尔才能见到行人。大部分建筑物是一层的，两层的不多，三层的（石头砌的）则很稀少。

这座西伯利亚首府立刻使我联想起改革前的情景。只少了拦路杆和涂着条纹的岗亭，别的全都依然如故。

从四点钟起人们到大街闲逛。沿着街面房屋的墙边摆着许多板凳，人行道上闲逛的人群摩肩接踵，川流不息。女性衣着花哨，不亚于彼得堡：开岔到膝的裙子、透花袜子，色彩鲜艳三层口袋式的连衣裙——所有这些令人作呕的东西，竟泛滥到了离首都五千俄里以外的地方。

人们用那种毫不掩饰的好奇目光打量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左右居民彼此全都认识。很多人甚至停下来，凝视我们很久。

晚上在电影院度过，看了个什么“三千米长的悲剧片”。

5月19日

早晨我乘车去拜见总督。马车顺着未铺砌的尘土飞扬的沿岸街，把我送到耸立在大街和沿岸街拐角上的一座白色宫院。

这座房子有着亚历山大时代的传统圆柱，但不雄伟。它的对面是一个跟坑坑洼洼的荒地毗连的新开小公园。往下的低地上安加拉河闪烁着粼粼碧波，河的彼岸巍然壁立着森林

茂密的群山。沿岸除了上帝安排的那个样子以外，没有装铺任何东西。

在布置得十分简朴的接待室里，有几个人在等待着。一个年轻的值勤官跑去禀报，须臾便转回来连声说：“请进，有请！”……

听差打开门，我走进一间不知是餐厅还是会议室的房间。房间中央摆着一张铺有绿色台布的长桌，桌子周围放着几张靠背又高又直的椅子，墙上挂着几张大像片，其中有一张是斯佩兰斯基^①。

另一个门开了，克尼亚泽夫走了进来，他个子不高，穿着黄褐色绒上衣，佩着肩章，裤子外侧的骑缝上有黑色镶条。一小撮完全白了的山羊胡子、一头短短的白发、一双目光温和的深棕色眼睛——这一切立即使我对他产生了好感。

内阁已经把我来的事通知了他。总督让我坐到桌边，他自己也坐下来，之后就开始了谈话。

现在应该略为回述一下：离开彼得堡之前，所有关于乌梁海边区的秘密的和非秘密的来往公文都交给了我，除了公务以外，我还弄清楚了一系列无谓的争吵，这些我认为有必要提一下。

总督麾下的专差官采列林被任命为乌辛斯科耶州边境事务官。为了协助他安顿移民，从彼得堡派来了一个高加索人，名叫加巴耶夫，官职是十四等文官。

这两位官员常常互相咬架，并向上写信互进谗言。加巴

^① 俄罗斯国务活动家，1816年起任平札省长，1819年起任西伯利亚总督。曾任国家参政院议员，曾参加判决12月党人案件的准备工作。——译者